

吴征镒院士的“十年寒窗”

王文采

(1926~)，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50年代野外考察。前排左起：3王德祖、4陶德定，后排左起：1王文采、2陶君容、4吴征镒、6黄蜀琼

进行植物分类学研究，有两个基本条件，即植物标本和文献，这两方面的准备工作如能做得充分，才有可能启动研究工作，也才有可能做出成果。吴征镒院士在植物分类学研究上能取得大量重要研究成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对上述两方面的准备工作都下过苦功夫，都做得很好。下面本文仅涉及文献方面。

20世纪30年代，吴院士的老师，清华大学植物分类学专家吴韞珍教授到奥地利中国植物区系专家H. Handel-Mazzetti处访问，向他要到中国植物名录。从1940年起的十年时间中，吴院士即投身于中国植物名录的整理工作，准备了三万张卡片，在每一种植物的卡片上，吴院士用他写的秀丽的蝇头西文字母写出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原始文献，有关的大部头著作，如A. P. de Candolle、G. Bentham & J. D. Hooker、A. Engler等专家的世界植物区系著作，一些科、属的专著，以及有关中国植物区系的一些外国学者，如C. J. Maximowicz、A. Franchet、H. F. Hance、A. Bunge、F. B. Forbes & W. B. Hemsley、H. Handel-Mazzetti、V. L. Komarov、A. Rehder & E. H. Wilson、W. W. Smith等专家的有关著作，和中国学者，如胡先骕、陈焕镛、刘慎谔等教授的有关著作。在卡片的右侧边缘，用我国各省、区名字的缩写名写出有关种在中国的地理分布。最后，在文献引证之下写出有关种名的模式标本的产地和采集人姓名及标本编号。吴院士在进行文献引证工作同时还对秦仁昌教授在欧洲邱皇家植物园等植物标本馆拍摄的我国植物的模式标本照片进行整理，将每种名的模式标本照片装订在有关种的文献卡片上。上述卡片上的丰富内容，对进行科、属专著的撰写以及对植物鉴定等



工作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吴院士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中国植物名录的整理这一重大工作，通过此工作，他对中国植物及有关浩瀚文献有了全面了解，这对他以后对中国植物有关科、属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植物区系地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院士对他做出的上述大量文献卡片并不只独自利用，大约在1952年，他将全部卡片由清华大学转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资料室，供大家参考、利用。我在1955年承担了《中国主要植物图说》（此书在出版了豆科、禾本科和蕨类植物三部著作后流产）毛茛科的编写任务，在1965年承担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荨麻科的编写任务，在这两次编写工作开始时，都借用了吴院士的有关卡片，按照卡片收集文献，然后都用了不太长的时间整理了PE收藏的二科大量植物标本，写出了毛茛科稿（后来用在《图鉴》一书上）和荨麻科稿。正是由于有了文献卡片的帮助，我才能在研究工作中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吴院士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供大家利用的崇高精神值得我终生学习。



1986年与吴老在李大钊纪念像前合影（左王文采，右韩树全）

